

毛詩正義

十三

毛詩正義

毛詩正義卷第三十二

唐國子祭酒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敕撰定

變大雅

民勞

板

蕩

抑

桑柔

民勞五章章十句

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之

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

安民皆是刺王之事

箋厲王至刺之

正義曰世本

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

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

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

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

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烈祖箋云中宗殷王大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厲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爲厲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爲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

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
世數國風雖有隔絕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
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
多使人民勞苦卽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爲姦宄以强
陵弱以眾暴寡作爲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
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爲善政以安止之非
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至我王 毛以爲穆公
諫王言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
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
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此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
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無阿縱之法故以敕

慎其爲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爲寇虐之行曾不
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
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
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
爲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 鄭唯以汙爲幾
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爲異餘同 傳
汙危至諸夏 正義曰以汙之下卽云小康明是由危
須安故以汙爲危也中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
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爲中
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箋汙幾至根本 正義曰傳
以汙之爲危旣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

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譏汙也孫炎曰汙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汙得爲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汙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康愛皆釋詁文又解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旣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詭隨至僭曾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爲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與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

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爲人害故直
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爲小惡已著故謹敕之寇虐則害
加於民故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爲罪而云無縱詭隨
以謹無良以爲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
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尙無所縱則無
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別云式遏謂加
之大罪也慘曾釋言文爾雅本或作憺曾音義同 箋
謹猶至有之 正義曰謹慎俱是敕戒之言故言謹猶
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文此
無縱之文爲下總目無良寇虐蒙之故云又用此止爲
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

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卽以與寇虐爲一故長讀之穆公
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 傳柔安 正

義曰釋詁文 箋能猶至姓親 正義曰尙書無逸云

柔遠能邇注以能爲恣則此云仰者與恣同謂順適其
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仰其近者卽論
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
柔遠卽綏四方也厲王身爲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
以定我周家爲王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異姓可
以稱我今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其王有周家之辭故云
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至王休 毛以爲今周民亦皆
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

愛此中畿之國以爲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
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敕
慎其謹譁爲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害
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令終
之無棄爾王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爲王政之美 鄭唯
汔幾爲異餘同 傳休定逮合 正義曰釋詁云休息
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爲定逮合釋詁文箋云
休之爲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爲止息合爲
合聚所以申足毛義 傳懣懣大亂 正義曰懣懣者
其人好鄙爭懣懣然故箋以爲猶謹譁謂好爭訟
者是其言語無節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爲禍亂也

傳休美

正義曰釋詁文

箋勞猶至掖之

正義

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爲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導而扶掖之以小人貪功聞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民亦至弘大毛以爲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此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敕慎衆爲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以汔爲幾厲

爲惡戎汝弘廣爲異餘同 傳惕息泄去 正義曰惕

息釋詁文說。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

以爲去箋以爲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

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

義也 傳醜眾厲危 正義曰醜眾釋詁文易之言厲

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爲

危醜厲謂眾爲惡行以危人者也 箋厲惡至道壞

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

厲爲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爲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

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

之不憂而何以田爲以厲爲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爲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爲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 傳戎大 正義曰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 箋戎猶至戒之 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爲汝弘復爲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邇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爲汝者孫毓云

戒之爲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爲長
傳賊義曰殘 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
言殘者是賊敗仁義之事 傳繾綣反覆 正義曰昭

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
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
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爲惡固執不捨常爲惡行者
也 板八章章八句 箋凡伯至卿士 正義曰僖二
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盾也知爲王卿
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爲王官也以其伯
爵故宜爲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
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

東南有凡城其縣於漢屬河內郡蓋在周東都之畿內也 上帝至大諫 毛以爲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爲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爲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爲惡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 鄭唯以猶皆爲謀爲異餘同 傳板板至猶道 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卽反戾之義

三上義三十一
故爲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痺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箋猶謀至將至

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不遠則是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爲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爲政反先王與天道王者爲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爲王說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

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
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爲謀不能遠圖是
不知禍之將至也 傳管管至亶誠 正義曰以管管
與靡聖同文旣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釋詁文
箋王無至相違 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
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爲善
終不能行是於言爲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
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
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爲猶不遠也作者反覆重言
耳 傳猶圖 正義曰釋言文圖卽謀也箋言王之謀
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諫也